

夷

堅

志

夷堅三志序

昌黎公原鬼一篇備極幽明之故首為三說以證必然之理謂鬼無聲與形其嘯於梁而燭之無覩立於堂而視之無見觸吾躬而執之無得者皆非也世固有恠而與民物接者蓋忤於天違於民爽於物逆於倫而感於氣是以或托於形憑於聲而應之其倫通徹高深無所底碍又引祭如在及祭神如神在之語以申墨子明鬼之譏然則原始反終灼見鬼神之情狀思盡之矣夷堅諸志所載鬼事何啻之一千端萬態不能出公所證之三非竊自附於夫子墨子不能

避孟氏邪說淫辭辯其可笑哉
時慶元四年九月初六日序

夷堅三志士目錄

卷第一十四事

倪太博金帶

管城刺史

賴山人水城

馮氏陰禍

雷擊止十六

三井中竹木

南城毛道人

卷第二十一事

吳仲權郎中

鄒狀元書楚

鄧生畏蘿蔔

涂氏井龍

饒次魏后土詩

普明寺新井

吳蔡棺異

楚州方夫子

楚州陳道人

聶伯茂錢鵠

劉氏桂吼

懶愚道人

胡原仲白鵬詩

兩黃開登第

頂山雉

呂仲及前程

趙希哲司法

楊抽馬卦影

卷第三 七事

劉樞幹得法

沈承務紫姑

建昌大寺塔

夜見光景

董氏金鴨

張三店女子

洞霄龍供乳

卷第四十一事

南山獨騎郎君

建昌寺塔影

涂知縣夢龍

陶氏疫鬼

湖北稜睜鬼

漳氏食蠱墓

卷第五十三事

黃子由魁夢

皮湯護葉生

丘簡返魂

涂朝奉毆疫

楊五三鬼

化州妖山巫

醉客賦詩

黃炎司法

范十五遇鬼

續仙臺道人

葉熙續

錢妾端端

太和劉尉

謝生震耕

鄧氏紫姑詩

西天監門

道人相施遠

猴豹戲對

卷第六十五事

羅山道人

胡蘆東

信陽縣青

黃陂紅衣婦

應武狀元

小原縣尉

馬遂良口占

衛校尉見楊王

蔣二百衣壯

隗伯山

蕭七佛經

王于寨怪物

許生墜馬

汪會之登科

滕王閣火

卷第七 十三事

張益德廟

王道成先生

郫縣銅馬

長生蝸

王彥齡舒氏詞

惠宗師盤

清平樂六詞

紫姑白苧

周美成楚雲詞

惠柔侍兒

莫少虛詞

李氏二銘文

當塗朱道人

卷第八十一事

岳陽董風子

孫十郎放生

楊四雞禍

華亭鄔道士

佛授羊肝圓

集仙觀醮

鍾匠斫木

趙氏二佛盤溝大聖

祝吏鴨報

光山雙塔鬼小墨彌勒

徐咬耳

卷第九十二事

和州僧餅

復州謝黥

開州銅銃

劉經絡神針

傳大常治崇

古步王居

俞傑孝感

諸葛責致語

癸丑春榜

楊母事真武

霍秀才歸土

楊廿一人冥

卷第十十一事

邙九妻甘氏

石門羊屠

顏邾直二郎

韓羽建墓

解七五姐

汪一酒肆客

羅仲寅逢故兄

汪三宰牛

彭六還菟

婆羅樹子

漢卿丹桂

夷堅三志全目錄 共一百十八事

夷堅三志壬卷第一十四事

倪太博金帶

淳熙十二年春蘭溪范子由為大理主簿夢出坐門
首逢皇城快行卒將金帶一條穿於臂問乙曰欲將
賜誰曰此是倪大博者是時吳興倪正父思為太學
博士范取觀之九鏤爛然而不暇審為毬文御仙花
覆視其裏乃非玳瑁非白角而亦襯以金甚異之復
加詳翫每勝上皆刻兩字夢中記之歷歷不失及覺
僅能憶前後四字其前曰天臺其後曰文資明日走
告倪且賀之曰表裏皆金蓋示重黃之意兆也天臺

固佳文資者殆走現文資政學士君連中科目到彼
不難倪謙謝約使勿廣後數日小迂太常官稱尚仍
舊俄有召試館職之命范益慶其塗輒不同不五年
遂值禁林自將作監擢中書舍人升為吏部侍郎春
秋才半百前程未易量也 子由說

吳仲權郎中

紹熙初臨川董居厚醇父自靖州教授赴都改秩未
及調縣令終於旅邸無親故在傍崇仁吳仲權鑑時
為秘書正字雖無雅契持以同郡之故醫療棺歛寄
殯遺報皆一力任之慶元二年吳由尚書郎出持湖

南漕節明年四月徙廣西旋遭論罷方還鄉調建大第

平日嗜酒膳食盡廢清瘦柴立而精明殊不衰至冬感疾即沉困忽呼家人使備茶湯曰董教受來見我怪問之曰醇父也俄與喏諾應答次日復然時時若與之言人問何在指其捧曰正坐於此它報我後日午時當去可造齋食一分先遣之家人知其與鬼從容毛髮森卓不勝憂怖明日索浴治具于房婢以罰愚園之吳曰何用曰恐為隙風所搏笑曰到此豈復怕風耶浴畢着衣冠扶入後堂辭家廟出命設酒與妻李氏并子姪叔別有數妾猶令歌詞仍隨聲應和

酒五行罷席自書治命首不廢本族義學次經理家
政末乃嫁遣諸妾遠近厚薄絜然有倫但每書及妾
名輒汪然長慟凡盡數紙放筆昏睡迨醒又若見董
來乞教訶之曰醇父且先去莫要炒人且先令酌發
了展轉經夕命僕探時辰乃午果卒其壽不登六十
為可惜也

管城刺史

贛州寧都人管城少年時祈夢於鬱孤臺神祠夜有
呼其姓名姓者曰兩舉贛州官至刺史是歲預計偕次
舉倪選自以為必高過且云古之刺史即今之郡守

寒儒至此足矣已乃下第遂怏怏成心病十年後因登廁墜而死所謂刺史者蓋廁死若禿古人語音云

鄧狀元書夢

泰寧邵景初應龍為士人時詣大乾廟焚香其夕夢到一處拾錢錢堆撒滿地而才得二十五文而止意甚少之傍人云邵武解額二十六名若更得一錢便為壓脚矣慶元乙卯秋試遂占第二說者曰此居二十五人之上夢已驗矣次年春乃魁天下或者賀曰錢上有元字狀元之謂也君以壬辰年恰二十五歲尤為的確可誇它人神告不如是之切也邵自書其

事以告南城友人危微云

賴山人水城

臨川羅彥章酷信風水有閩中賴先知山人者長於
水城之學漂泊無家一意嗜酒羅敬愛而延館之會
喪妻命卜地得一處其穴前小澗水三道乎平流唯第
三道不過身而徑入賴宅曰佳哉此三級状元城也
恨第三不長若子孫它年策試正可殿前榜眼耳其
子邦俊挾十三歲見在傍立拊其頂而顧賴曰足矣
足矣但得從状元身邊過也得所謂而者春伯樞密
也年二十六廷唱為第二人賴竟沒於羅氏水城文

字雖存莫有得其訣者

鄧生畏蘿蔔

南城鄧椿年溫伯左承諸孫也少時甚畏蘿蔔見必呼啼飢餒間有之則怖而走父母疑為人所嚇致然長而益甚一堂之上苟覩之即不能坐或招之飯於蔬茹間置之者遽捨而口及歸老田園旦仔佰每出巡莊好精意檢校佃僕染黥者陽遺一二於地若打併不能盡者才望見怒罵而去雖值陰晦暮夜亦不肯留謂彼家多畜是物慮再逢之尔至今其家祭祀不敢復用其係約娶黃日新女故知之為詳

馮氏陰禍

撫民馮四家貧不能活逃於宜黃携妻及六子往投
大姓得田耕作遂力農治園經幼者亦娶婦生涯僅
給諸子皆壯悍有力縣人憚之俄第五子姦盜事敗
捕囚獄戶斷杖刺鏹全家逐出境第六子瘍發於股
積歲不愈先是老馮訪災咎於郡中黃翁卜肆黃曰
嗟乎柰何汝家前世湯火公事方作兩鬼守伺門庭
雖謹之不及矣若犬生兩黑龍狗是其禍時它非吾
所知也老馮自是戚戚無生意密告人曰黃翁之卦
一何神耶吾亡父存日以陶冶為生嘗貸二客紗帛

二十千約日償直及期不肯與客詣窰所逼之其處
孤僻無人煙因爭忿之際父率同役者共擊殺之納
尸於窰內而縱火焉泯為灰燼外無知者後父以壽
終不料報乃在此明年所畜黑狗生兩雄雖極惡之
然不敢殺又半年訟事起醫以病瘍者為鬼射無治
法一日閉戶晝卧見二人持竹筒擔籠入極畏之家
人在遠不可救二人登床以籠置瘡上痛貫心髓未
幾自縊馮妻繼之第二第四子復犯盜黥徒一家狼
狽星散老馮行乞於路求死不能距其父戕客事四
十二年論者謂文德本於馮父既獲善終而其殃沴

乃延諸孫冥報亦為迂徐委曲而訖無善脫者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信矣

涂氏井龍

宜黃巨室涂氏自其祖六秀才濟者素稱善人教訓五子一孫家法整整長子大經次大節鄉貢入京師居上庠其宅有大井在樹傍一日婢晨興汲水桶墜於內取桶繼之復然至假諸鄰舍迫於七八若有物從中掣搦者走白主母母以為妄惑將杖之濟止之曰未可吾當自往觀即往焉欄探首見一物頭角窺然乃龍也中有霧出氣翁翁然但微覺腥穢急奔避

之一家危慄絕無所容遽施錦被覆井口而邀旗昌
觀道士醮謝里閭稍知之莫敢來視有膽勇男子竊
窺之見其鱗爪而水時時震動次夜乃潛跡不出水
平如初後兩月始命淘浚八桶俱存悉已片裂而井
水竟無所增又一年二子皆及第並奉於朝奉郎族
稱大經曰大朝奉大節曰小朝奉濟生受官封第四
子大任續亦登科但仕不通顯

雷擊丘十六

慶元四年四月八日建昌南城境內地名裏潮大安
橋農夫丘六丘十六黃五黃六輩六人同種稻忽大

雷雨作黑暗不辨人丘十六者為黃衣長人擒去就
加打擊黃六見之不知為雷神向前救護別一黃衣
人縛其兩手置之地又有以柱椿其左腋者同行遭
箠或中其腰或中臂少頃雷收煙散丘十六已死而
鬚髮燒盡布衫袴皆破裂獨視不動腦裏穿小穴左
脅有字黃六縛痕十日外猶不沒余人被箠處傷跡
儼然唯丘六平日癡鈍憨朴未嘗有分毫惡跡是時
如夢寂無所知亦無所覩歸家之後亦無患云

饒次魏后土詩

臨川饒次魏居於彭原乞夢於都后土廟得詩一聯

云銅爐栢子香相藝紙帳梅花夢易闌殊自負以為
大吉也轉告朋儕多疑紙帳夢闌之言不得為吉兆
慶元乙卯秋誠罷入市買得句容銅香爐一枚歸邸
適有僧餉以栢子香至初冬早梅開自折花一枝置
書室與同志祝李明飲翫且即爐中焚香微為酒困
醉眠紙帳次日不疾而卒

三井中竹木

南城陂頭士人崔椿慶元元年築宅鑿石為基深數
尺於石中得一桃核取視之應手為塵而散及當開
井日者云宜就屋之角崔嫌與屋近欲遠之日者持

不可至施工不見泉源過三丈乃古井也細驗之蓋古昔田中之井以竹為籬圍尚宛然竹旦微爛而圍之堅不可折其中有破蓋及飲水盞汙泥之類存焉此邦向來初無洪水之變而桑田改更如此又建昌城內驛前紹興間富家創旅店其處無井穿穴過四丈乃得古陂牙木者兩木鑿竅相受以為固也臨川烏頓人亦因掘井有橫木枝葉猶存上有小柿數顆蓋柿樹也三者均為甚異非復智慮所能測度云

普明寺新井

南封普明寺欲開新井僧議就大殿前庭中匠人能

相地脉堅執云當於東偏東則才盛西則少僧不聽
自用初說才啟土丈許匠疾呼令挽上問之戰怕甚
久始能言云直下有聲如數百面鼓殆不可致力僧
添賞幣浸強之匠曰茲生平所未覩必有怪變今不
得已宜以長繩束我腰使四壯夫急持或有急須速
滿掣起僧從之匠下舟運推大水漏出僅脫死俄水平
井面襟以它異雖不盈溢而動泛不常時覺微減旋
似奔湍不可掣寺之人爭走登山唯一僧頑然弗怖
取盞汲飲味異常泉不殊測之以篙凡三接不到底
其中接束皆空洞獨向西似少碍次日僧衆見屋宇

如故乃敢還井水常滿不敢汲又不敢塞十年後漲沙仍復塞合故址尚存其地名埭密平邦之識者謂茲去大江絕遠且無港得非下通海眼乎若狗匠言就東偏則寺淪於洪流矣吁可畏哉

南城毛道人

南城毛道人者不得其名少年不娶父母既終翩然遠引三十年後及還鄉時眸子炯然往來寄宿他舍全不事生業亦無所長每為人慢易蓋有信而師者其誨授之訣不過熊經鳥伸之術而已寡言笑人待以飲膳無論多少輒盡飲酒至斗畧無宿醒屢同客

跌索當作跌然

通明有人形跣跌而坐旋寔於懸蟠龍岡老吏余

夜坐伸欠則光自其口出富人暮道者往造之杳無
一言與之善者怪而問焉應曰吾藜藿之腸何能陪
膏粱之腹與讀書人掉書語哉其意乃深拒之耳慶
元四年正月九日坐亡於南豐逆旅迨焚化時骨皆
連鏤不斷仍得一物如錢大色白如玉雪堅而瑩隱
生寶藏其骨全類舍利匾如棋子而輝采燦人生時
自言因到濟北遇異人製雄黃成汁之法鍊為丹可
療傳尸勞瘵今郡人唯王子安得之子安之父六七
十歲矣云壯年固識之顏狀只如今日殆過百歲云

吳蔡棺異

吳篆撫州士人也少預鄉薦而失意不過其父亡既得吉卜風水家謂年歲不利姑就塋中別擇一方向佳處寄斂趣二年乃克葬柩尾正生芝草九莖各長四五寸色深黃采下尚軟才見風則堅如木色變紫與世間所產者一同吳仲權乃作記誇誦其瑞然三年後篆用特恩拜命卒於湖北總領所酒官所蒙止此南城蔡彥超妻徐氏以八月死留三夕面兒如生及見二七濟一婢報棺熱如火炙蔡未信走往視之溫溫然暴於日中四隅及尾盡爾唯槐頭則否及驗

之震几前椅卓供祭其冷自若抵暮始一切復常此
家夫婦元未嘗學佛也右十三事皆黃
日新齋矣所傳

夷堅三志壬卷第一

夷堅三志壬卷第二

楚州方夫子

楚州方夫子者一僧也只著布直掇莫能知其紀年人疑其少時嘗為儒流故稱夫子不火食亦不寄宿宮寺人煙之處但往神壚社廟棲止求見之者不可蹤跡凡人死生福禍值其肯言無不響應然不可扣未嘗從人覓錢而腰間不乏敬事者擬行親近輒漠然不接間呼一人揖而與語不出一年非死即大病或欣然邀客入酒爐對酌各自居哥遇然被禍尤速度其意務與世俗絕而已丁水信者家富買爵俟於

衆中挽之招飲酒解腰包出一物使食形如脯非魚
非肉莫可名狀洎探錢償酒直則皆市巾日用者臨
出拊其背曰汝強丁臨過大澤見巨魚困落淺沙間
其長數丈不能運掉丁乘醉投刃搥之不動乃呼少
年力多者共斃之凡三十五輩剖其肉曝而為腊其
味蓋似酒燼所食者絕重千斤一骨節可作春日丁
益自詵使氣雄閭里未半歲病死彼三十五人者相
繼無遺陳敏為郡守備禮迎請屢矣掉首不顧一日
據案決事忽醉罵而入閤卒不敢憑陳問為誰典客
以告陳曰吾好招之不至今敢爾命捽至前愈遭罵

叱陳大怒即枷項送獄仍令賈兵尾其後聽其所言
但云這賊收禁我看天火燒了你屋侯兵不敢隱具
以白陳突曰無傷也狂子已落我手後火燒居吾却
放汝甫明日家僕自石城來問鄉里事緒曰平貼無
它只宅上少遺漏驚訪其詳則云庖舍淨盡矣乃嘆
曰方夫子真神人乎急釋械引上具公服得展禮又
大罵而去建寧劉子禮朱元晦妻兄也能傳其事
不知今存否如何淮楚去來者未嘗言之當更審實

楚州陳道人

楚州又有陳道人者其父仕至外郎當任子陳年二

十多讀書不肯受蔭忽若發狂奔棄家顛癡不可拘束
遂乞丐道塗經數年日夕卧於堰岸牛泥中或識其
家世捐金施之一飽旋即與人當寒雪永夜屏息鳴
雷人雖異之而莫能知之也又數年稍泄其機頂顙
常有氣騰上或問之曰勿問但以未炊蒸餬置吾頂
少頃則通熟可食驗之而信已而不復泥中卧往來
自如建寧劉思恭舊見之淳熙間再見則在它所扣
其說曰吾為丹所恼不居泥淖是身殆無所容又扣
為何丹不荅而走劉持云與約明日更瞻禮曰不須
爾茅山劉蓑衣來謁方失子吾為引導顧劉曰子直

老鼠則生矣恍不曉所謂時正初夏及六月得下泄
病幾死者三四綿延過冬至及瘳始悟鼠生之證然
深自閉匿唯恐姓名章徹於外一淮漕獨敬之漕無
子訪之作棲命兩妾同拜請曰某未有嗣續二者孰
可指卜姬曰此是已將別戒曰有子定矣切莫使發
性氣漕受教唯謹官僚過失曲意掩覆踰歲果得一
男不勝喜即遣吏賫沉香一斤并銀絹往謝吏跪致
漕意陳頰眉良久曰不濟事了悉却不納吏強焚香
而去使寄聲曰吾向來所戒如何而乃頑心不改東
曰運使至善人那得性氣之失歸至真州嬰孩已不

育吏以實告漕動色拊几曰神哉先生之言也神哉
先生之言也僚屬聞而疑焉漕曰某前守某郡奏罷
一縣宰不法繼乃知不如是之甚特幕官諧之爾其
人性剛又家貧無以歸遂死於路亡子生之夕夢其
就吾榻同寢怒而逐之擊以笏遽起入後房夢覺聆
人語聲則見生矣蓋寃魄示化也嗚呼神矣哉今尚
無恙

聶伯茂錢錫

臨川聶伯茂樞密昌之姓也為人端良朴厚善作詩
字畫亦工家新修厠屋畢加以災暨曉登之忽一錢

從上墜正中其額念泥飾堅密何自致心切異焉錢
表裏光新可愛姑携下以示家一人方傳翫擬議間
一白鴿自外飛入其懷因撲得之付兒童飼養甚為
馴狎然莫明其兆祥未幾病復下氣壅病塊如覆盆
精日不差僅余年而卒卒之夜鬼環其居嗚呼聶枕
上聞之屢喚婢明燈迨其絕乃以告人遭此無妄之
禍天理安在哉前十年妾康奴生一子而妾兄弟皆
有療疾一日正搗帛若有報者云汝弟已死回顧無
人但一物條入咽喉間須臾吐鮮血數月而死

劉氏柱吼

建昌城內食巷劉氏家因慶元元年火災毀其故廬
二年夏悉力重創廳事忽東主位一柱中作黃牛吼
連聲不絕者三日旣招精於佛會者二十人繞而誦
金光明經亦不止又三日乃寂然俄而喪子且無孫
雖居處僅成但伶俜一身而已

懶愚道人

金溪女子何氏名師韞其父亡母嫁邑士董天進之
子董登科通判饒州母時就蓐與其夫約已有四女
若復然當溺諸水是夕董妻夢神人抱一玉天尊入
兒婦房為犬所吠至傷神人極力訶叱且拜謝驚覺

良久董揭被推枕呼挽之口中猶喋喋稱不敢徐能
道所見望廊下村燈燭火且人口嘈雜董疑外間有
警足不及履走下狀知婦免身問男耶女耶無應者
妻心訝焉趣詣其室則已在水盆內有物覆其上矣
急取之且責其子子謝曰實以多女恐為大人累於
是舉之才十四歲嫁臨川饒氏祖母已沒父至貧奩
裝單薄晝躬爨滌夜讀書史仍勉夫以學好作詩未
嘗自露至五十寡居端靜不與人接過六十以後始
見親姻嘗自叙云輟道人居舍前有一木盤跚瀝落
每恨不識其名訪諸梓人曰此懶愚樹也俗謂之懶

由樹外堅內虛不中繩墨道人笑曰此真與我同遂
榜其室曰懶愚因以自表仍賦古風一篇云君不見
南嶽懶殘師佯狂啖殘食罽涕任垂頤懶為俗人拭
又不見愚溪子桺子堂堂古遺直以愚愚溪山于今
慕其德二子真吾師欲見不可得唯有懶愚樹終朝
對顏色齊威勤讀書輪扁兩斲輪勤巧動心志何如
懶愚貞衰年髮已皤行少坐時多亦欲倣勤巧柰此
懶愚何許深甫主撫學道人孫婿黃日新將赴席下
作序送之訓以懷仁輔義立身行道報國榮親之說
凡著詩文四十卷陳孺漢卿葉伯益皆為撰序享壽

八十六而終

胡原仲白鵬詩

建安胡原仲憲宣和中赴省試於京都屆中塗夜夢對白鵬而賦長篇既覺但能記四句云惟余虛名在長江與蒼山不逢堯舜世終此若鳥閑念之不樂且起為同塗士友言以為方從事進取而得此詩前岐事不問可知必老死布衣無為汲汲西笑也諸友強挽之行竟不第紹興中周趙忠簡公薦詔召之辭以母老乃補官就教授本州告詞云朕聞堯舜之世天下無窮人然後恍悟前語

孝宗在御復用大臣薦拜大理司直秘書省正字引老乞歸特改京秩與祠祿後以壽終

兩黃開登第

南城士人黃開字夢高用累舉免解而以紹熙癸丑登科調湖口主簿文年九月病卒同郡新城一士亦姓黃赴壬子秋舉祈夢於大乾山得詩兩句云一枝丹桂高高折兩朶黃花曄曄開寤而大喜欲改名曄謂與夢之所當名者不投欲為開又惡犯南城夢高它日慮將蹭蹬沉思連夕竟亦名開遂同年唱第銓調桂陽主簿待次理居開夢高不祿心大惡之每書

名只作闔字至丁巳之冬亦卒有圓夢者追繹神旨
所謂兩朵黃花曄曄開者葉而不實之義也神其戲
之耳初南昌至大異伯珍與夢高為契舊時為省園
矣詳見其預選深為之賀及隨群往謝李遽出迎之
呼曰何為有兩子張夢高應曰只緣有陳驚坐衆皆
大噓初拆封日主師疑建昌兩黃開且皆書義欲去
其一已而閱家狀見免舉初舉之異乃止支壬所書
不詳

頂山雉

撫州金溪縣頂山寺去江不遠六十年前有野雉甚

大迴與同類別人或見之亦不疾走疑為神物相戒
勿得犯觀翫之久日以狎習樵牧有貪者復懷搏射
之意然才遇之輒翔去以是益異之忽僵死叢草中
童兒亦不敢取食隔宿就視頭已化蛇持未開眼見
者悚惧却退漸并其身成全蛇衆共逐之入一冗冗
中泉出如涌居二年冗浸大歲歲增濶每出遊戲於
葛林中而食木華歷二年其冗廣可容人自是不復
得見一日雷雨大作山裂發洪滔滔漫流與寺前大
江合寺之人見驚波中一蛇龐如梁柱躍赴江畔居
民頗遭溺水定之後僧往視其冗則摧塌矣

· 呂仲及前程

呂及中企仲少孤貧漂轉建昌雖已受蔭得官而三十歲時風淫末疾之之小愈適閩僧張聖者編置到彼別有張無無者從學焉超然有所悟能信口談人禍福二張同寓太平寺間游去夢覩無無自言當任州通判弃而入道然莫可稽詰士大夫多就謁呂亦往得其所書鎮淮兩字曰君見此則發迹更無它言呂四十五歲始改京官作邑宰會虜寇犯江方軍與典之際幾以乏與為主帥所戮已引立皂旗下帥望其人物壯偉問為誰家人知其文靖公後裔遂釋之虜

退論賞外貳遞郡為運使所知檄攝盱眙至治所見
官舍鎮淮堂大喜自負有屯駐軍與北鄙結約期以
後日四更作亂相應呂密知之而念日已倡吉急無
及於事又非郡兵可制乃呼直更卒故延更點倍於
常名甫三鼓樵樓鳴角北人疑屯兵畔已遂解散厥
謀徐獲唱禍者兩輩立斬之諸司奏聞給事中王日
嚴薦達甚力連加擢用四持節七典藩位至秘閣修
撰張無無之先知為有神也

趙希哲司法

宗子希哲字行之居建昌娶南城董宗安之女獲漕

試文解旋該紹熙卑恩出官初調某主簿利心忽起
妄以他事離其妻再娶富室周氏大獲裝奩為興化
軍司法待闕未上夢父奉議告曰汝當致位侍從緣
休妻非其罪今望前程亦難矣寤而自悔乃就於董
宅之側挈周并三子居之時宗安已亡仍外堂拜母
曲意講驩如舊日將以全姻好而消冥譴也復通家
往還始與密友鄧景文說前夢然業已如是故妻又
更適郴縣令韓範無可柰何常挹悒不樂慶元戊午
二月之任才踰月而抱疾以四月不起方困頓時遣
呼其弟連城尉於鄉里將付托後事尉既行其妻母

於黃昏之際見希哲着白道服方琴頂巾如平日結束大駭急報其女曰十七伯伯却在外奔出視之無見矣越數日函問至壽止四十餘

揚抽馬卦影

揚抽馬卦象言人死生吉凶貴賤壽夭往往如神予書已數具之但志其文者至於微細眇末居止宴會亦未嘗不然是於累年之外茲不憚屢書使人知萬事之固然不必營開方寸也五客郭大夫為四川刷置司幹官捐三十千問二十年休咎最後一詩云第一莫忤邊德明它時定與汝為鄰郭晚得東南郡守

挈家待次於無錫縣買屋於茆子橋即詢四鄰姓氏
果有新建昌邊通判捧刺謁之扣其字則德明也愕
然駭異自是相與如兄弟乃知數掾之室邈在異方
亦不能逃定數如此邊名察常州人梁勝登第黃齊
賢為之館客親聆其語齊賢常至吉州太守方松卿
召飯同會者臨江劉聞詩劉以趙從善作守時在館
告困言趙頃得楊生流年狀至是歲詩乞青原臺上
好廬陵更招館客是彭城可謂神異觀此兩者之驗
况其大者乎

夷堅三志壬卷第三 七事

劉樞幹得法

衢州劉樞幹者本一書生少年游京師曾處沈元用給事館第遇異僧過而相之識其功名無成而眸子碧色堪入鬼道欣然授以卦影妙術勉而受之又一客為傳天心正法亦姑受之其進取之氣方銳所懷蓋不在此及離辭而還蒲博飲酒窮悴日甚乃習持正法治妖魅著聲韓子師遭奇祟撓眊弥年巫覡百計弗効召劉視之曰易事尔語出宿書院盡屏姬妾約一夕即無恙其家業興說乘正狂肆中以夜行法

戒童奴曰緊闔戶候聞鈴聲至則啟之而盡滅燈燭
既振鈴入戶復閉之忽光景滿室病者見五通神着
銷金黃袍騎導而去劉出病者酣寢及旦起洒然如
常人即使友客一家喜敬不可言排比宴集挽留五
日乃備禮酌餞遺貨幣直三百萬臨別命兩美人捧
金鍾為壽凡飲悉用贈又餉一駿馬劉醉中乘馬而
兩妾騎於前懷其鍾驅輜重數擔道上聚觀咨羨歎
息劉大過所望深恨行法之晚自取流落行未十里
失轡顛墜左臂跌折呻吟不能進歎然省悟急遣告
韓易肩輿歸其妾與馬痛卧歲余囊金單竭乃愈此

臂竟癱緩因自咎傳法之旨令勿得受財今犯戒招
譴宜也遂罷其術而無以衣食始售卦影衛人識其
本原不肯從之念無以致人之信假故舊閑館朋游
之地不受錢米者與之卜然後所言日驗踵門漸多
復還通達置肆奇中非一遠近聳傳邦人何汝聽習
書義居上庠暫歸鄉里劉往見自為筮之其詩曰中
興天子大如日詔書速下搜群賢重重稽古復稽古
總在唐虞第一篇時紹興壬午春月也及秋薦送
孝宗已即位御名與第一句大如日符合因用其兆
擬作首篇義題若稽古帝堯若稽古帝舜果登科自

此門庭如市至納卧錢連日而不得入手一官人赴
吏部調選來求筮詩中云路上逢王大鞭馬速走過
畧不可解暨注擬西歸行抵桐廬石欄險絕處內迫
峻嶺外臨湍流匹馬獨驅行李在後逢故僕王大拜
於前猛思影蒙之語曰渠雖曾為奴隸御之無恩以
故辭去茲無謂而來又安知不乘不測以擠我不待
其起加鞭亟過幾踐其首僕既不獲成拜復追及問
曰官人是得何處差遣猶憂畏未暇對白晝無雲忽
有聲如雷起自山脊墜於淵盖方一犬巨石若堆磨
而下正恰在來僕拜處便或小須吏主僕皆為泥矣

侯案當作侯

於是喚回王大話其異相伺而泣又士人某有弟任
慶州教授是歲大比七月中弟書報母病急來占畫
一城開四門中作一殿殿上兩倚御坐殿下射垛
元不及所問大畧士人雖其妄奔往慶州母已平復
而歸赴舉場度已後期計會赴轉運司試乃克舜辟
四門賦虎侯詩郡人鄭元禮以三十午占年吐內一
年者云忽見池塘春草青不軒訔處也軒訔一重喜
了一重喜此際功名定有成鄭居城門下門前一地
方廣二丈許拖板為閣道數尺然後可出入積水所
瀕極為汙穢盛春臭不可聞一歲忽清徹底而其中

藻荇葱蔥然染家至就以滌浴縑帛皆云古未之有
是年秋長子夢得挹鄉薦次子昉試上庠用春秋首
冠明年南省復為經魁衛經榜第四甲擢第池再濁
如初其淵妙如是然或全年揲筮無一應者元禮疑
而問焉對曰此係一時神將靈否如何尔一時之中
又每時換易若值所直者明了即報事通神值其昏
昧則妄言矣乃云若來報丁寧輒現形於紙上或案
上或衣袖上吾亦不曉第依而筆之無所容已意若
神影不現乃自據卦爻推演而畫之尔故宜有不驗
劉此段尋常不泄於人茲其所秘也黃齊賢與鄭氏

父子至交得聞其說紹熙四年劉下世壽過九十今
厥子若孫尚襲其名然不逮遠矣

沈承務紫姑

紫姑仙之名古所未有至唐乃稍見之近世但以箕
揅筆使兩人扶之或書字於沙中不過如有以木
手作累字者固已甚異而衢人沈生之術特為驚听
其法從占者各自書心疏仍自緘封用印蠟亦可沈
漫不知既至當門焚楮鏹而禱沈居武雄營門無廳
事具直頭屋一間偏街夾小室僅容膝供神九位標
曰侍御玉虛真人一大一真人南華真人之類先焚疏

畢乃入室中磨墨濡毫展幅紙於案來者又增拈白
紙成卷而實紙之多至四十幅沈接至於硯傍而出
雖垂踈簾不加糊飾了然可觀沈同客坐伺於外少
少則聞放筆聲共入視才有數字只是報真人名稱
為何神又坐食頃復放筆然後取其書上有訖紙皆
滿墨迹未乾凡所謂無不報但每問弗許過三事錢
止三百五十文可謂奇奇怪怪矣無用論其或中或
否也東陽陳亮同父以殺生坐獄鞠於衢前者數翻
成款最後秀州一尉來尉少年喜立事偏使承服其
子惧甚敬扣神神大書曰無憂當登第然須經天獄

始明子奔新闕下得移大理訖以無罪釋放後二年
廷對魁天下黃齊賢求占許以奮發至問其父則曰
宜保六七之年恐有大厄盍佩吾符再炷香進紙頃
之篆符四道筆勢飛動與世間議擬而畫者絕殊黃
父生於己亥果終於甲寅如其大厄之語

建昌大寺塔

建昌大寺曰景德在臺市中有塔極壯聳中置泗州
僧伽像甚著靈響張彥文尚書與其子元晉初預鄉
薦皆禱之同得籤曰吉遂登第去郭八十里一村毗
忽持萬錢踵寺門欲修塔屋及僧伽身上衣僧問何

為起此意曰近承貴寺命道者張公相訪具言屋額
敝仍雨漏損大聖臂將故願結緣僧相顧驚愕云元
不曾遣人去徐思之相傳塔基乃張公所施豈非相
生土地之賤乎方相率觀聖像其臂果因雨漬傷蓋
幡幢蔽翳而外閣但朝夕瞻仰焚火不及見也慶元
三年監鎮江府和旨樓迪功自他處挈家來寓居
四年四月以多雨傍兩簷壞其女夢護法七郎告女
云汝儻自愛性命宜速徙出此塔非久將倒女覺不
俟旦急以白父葉及亟去塔果頽陷焉

夜見光景

江西俗相傳掖間有光景燁燁發見者亦謂之鬼軍
人偶聞之須急以穢衣蒙眼近而注視則見其或犬
夫或婦人形而非淮浙所謂九頭馬臨川劉彥立兄
弟二人有母在堂一夕屋後松樹上圓光如日高去
地二丈余即之則洪共意其實也掘地深及無無所
覩乃止鄰室亦見之蒙眼而窺光中有一婦人冠裳
可想像後黃齊賢造劉氏坐語夜深值雨乃退從僕
奔告言恰來甃被一物嚇殺一个日頭忽起從前山
高出三丈所照草木皆可辨只比晝間色赤耳雨至
始沒劉甚以為惧未一歲而亡黃隣居蔡家之僕亦

曾見如日夜出色炎如火附於地火吠逐之光擦地
避隱而止於其側曾氏之門移時乃相滅蔡氏明日
掘之正得一石未半年曾喪明此光不祥之兆見於
此云

童氏金鴨

南城童夢弼宗說教授自其上祖因浴於水濱忽見
一物如飛蛾從空而下試引手撲之而獲形狀全似
鴨不能動時已近暮歸而燭之黃金所為也大如人
拇指而羽翮纖悉畢備神采徧真混然天成畧無彫
刻人力亟緘于筭寶藏之寘諸枕席之上越三日啟

啟視其尻乃有金屑蓋遺糞也大異之自是數日輒一掃取積之益久特貨於肆皆紫金上色得價多於常品家貲賴以行盛至錢流地上傳之累代及子孫分析一位拈得之偶子婦半夜生男感熱疾醫者急欲生金煎湯下藥姑喜於得孫謂釵釧金不潔不可用於於是煮金鴨挹其湯既一經久不復有糞其家亦浸以衰削今飲湯之兒猶在貧無置錫矣鴨失所在

張三店女子

建昌南城坊羊馬城下民李七舍故居徙寓丞廳後張三客邸樓房安止慶元三年六月十日夜歸見房

門半掩覩一女子着單衣穿翠鞋而不襪李驚疑之
際女頽怒曰汝若不相容我便呼廂巡誣汝以誘引
之罪李惧曰敢不唯命是聽良久笑語無間始云我
只鄰近人家女年二十九歲良人浮名不歸間死於
降父母知之畧不以為意不免自出尋雇夫力前去
審訪不慣識路途遲回抵此夜色既闌勢不可及舍
就此借宿得乎李詰之即登牀並寢過五鼓穿牖而
去明夕復從屋而下一瓦不損李怪問是何女婦所
為曰我家本微薄亦曾去從路岐為路索之枝柝以
習熟對汝豈應復羞次夜携七十錢與李又次夜與

緇一匹李感其意第四夜挈酒一罇并脯腊令李飲之而自不濡吻李強之曰幸能對酌不應獨醒乃亦盡一杯且云此是寡酒極不易得命買菱角共食遂皆大醉困眠失曉女惶惑無措忽由窓隙中出書如裂帛聲李震駭方知必鬼魅遽由主人主人云我正訝樓上何為此夜有婦人切切私語正擬奉語又恐做成官方不料值此怪物汝去矣毋汙我好店舍李辭往它處取向所遺緇償餽金乃芭蕉葉爾李夢女戟手叱罵曰汝真負心漢與我昵比而盡以告人何也吾且治汝覺而神思憤憤不能飲啄景德寺寓士

趙十二官愍其墮鬼計適同寺有葉生曾遇至人授
神霄法餽濟人頗多趙率李往下拜投懇葉令隨口
供狀餌以符使納膳飲仍牒城隍司拘捕業崇是夜
四鼓李夢黃衣吏領劊子十人押女荷枷亦驅李同
去見女容服如前而後有尾尚指李大罵曰汝待我
一何慘劊子運鉄椎擊之約行二十里到城隍廟衆
趨入及階下傳呼曰李七狐娘分左右立有刀斧手
夾殿下黃巾力士紫衣功曹等人物甚盛俄頃紫袍
金帶人升殿坐蓬頭道者四輩侍直李自陳如初其

屬當是屬上一人屬聲云李七是生人先放還野狐當死送獄

訊勘旋押李出正行間墜于岩石之下悸而寤的的能記說自此潮甦凡涉再旬始平復

洞霄龍供乳

餘杭洞霄宮昔有主道首士誠敬感神誦度人經揭著奇驗其側則龍潭所在每就彼持念倏一老人從潭出跪白曰弟子即龍王也每獲聽經文無任瞻仰但不敢輒前今所以呈身切有請尔道士曰其說云何對曰師才到潭上則水府幽祇皆當起敬不退殊不自安茲願只宴坐宮中不妨日課庶幾百靈得以休息若慈悲賜許當日供鮮乳二斤以充齋膳道士

曰吾意豈在斯謹奉王戒老人喜謝而隱潭上之役
遂罷翌日厨僕報乳凡案得乳兩斤極新潔莫測所從
未未審堪食否道士云非汝所知宜以餉我小師秤
二之果重三斤其後日日皆然數年後忽失約深訝焉
復誦經水次前老人再至曰乳乃陽間物弟子忝為
龍神何以得之但鹿_戶尼中有欺瞞取贏餘者我則陰
攝之此去市戶董七者好舞秤權用十四兩作斤故
即而掠取今其人出外厥父自主鋪業淳朴有守未
嘗罔利故無從可致乳道士歎息不已謂之曰吾欲
知其端倪恐身有以貽譴尔然則欺心事那可妄為

吾誦經以增之亦亡益也遂周行郊閭一意道人於
善鄉宿至今尚能言之而忘其姓名及歲年矣前監
鎮江和旨務率生說

夷堅三志壬卷第三